

昨天、今天與明天的原住民族理解

撰文 | 黃璽 Temu Suyan

Blak & Bright 原住民文學節 Blak & Bright First Nations Literary Festival

2016年，Blak & Bright原住民文學節首度舉辦，在即將迎來十周年的2025年，團隊策劃了前導的「國際原住民作家交流計畫」，邀請不同國家的創作者跨越地域限制、透過線上聚會，進行深度的密切交流，並在過程中創作全新作品，準備在2026年9月的活動中正式發表。

2025年4月，我接到了臺文館與「墨爾本UNESCO文學之城辦公室」合作的國際原住民文學交流計畫「Today, Yesterday, Tomorrow」邀請函。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樣大型的國際交流活動，非常榮幸也很感謝臺文館的邀請。除了以一篇「Today, Yesterday, Tomorrow」為題目的作品來共襄盛舉，還需要參與一個月一次、時間跨度橫越半年的六場線上作者交流會（Writers Room）。

這次的活動總共串連了五個文學城市，包括墨爾本、魁北克、達尼丁、西雅圖與臺北，參與作家／藝術家共有十二位。到2025年12月為止，我已經參與過兩次作者交流會，並且完成我這一場的錄影。除了作家交流會外，主辦單位將參與計畫的作家／藝術家兩兩配對，分別錄製半小時的對談，主題圍繞著兩人創作的〈Today,

Yesterday, Tomorrow〉。我創作的作品節錄於下：

2.
昨天的富翁，
擁有所有在這座島上的昨天，
令人眼紅。

後來的人把匯率一再提高，
富翁們花了許多昨天才能買到今天。
富翁們花了今天，卻買不到對等的明天。

昔日的富翁，
曾經擁有這座島上所有的昨天，
令人眼紅。

——〈Today, Yesterday, Tomorrow〉
節錄，黃璽 Temu Suyan，2025

與我對談的是來自Larrakia族的作家Laniyuk。我們的對談，首先從詩對彼此的意義以及為何能堅持寫詩開始。我向她解釋了臺灣原住民前輩作家將詩這個文體作為武器、對抗殖民政府的沿革，也告訴她到了我們這一代，寫詩變得更私我，議題樣貌更多元。而我堅持寫詩的原因，就只是持續過生活，想要記錄當代原住民族的存有狀態。

接著我們討論各自的族群語言創作，Laniyuk提到，她對於自己的母語掌握度還不夠熟悉、不夠流利，即便如此，她還是積極想在每次創作時，加入自己族群的語言，這是她保存自己語言的方式。我在《骨鯁集Khu ka Qaraw Qulih》的幾首創作中，也有中文和族語混用的情形。我自己並非流利的族語使用者，但我與Laniyuk分享，2025年和族語老師合作後，我創作了第一首全族語詩，我們相互鼓勵，預期在創作的路程上可以抵達自己設立的目標。

Laniyuk談到，當原住民在創作、或閱讀其他原住民創作時，或多或少都能夠理解作品裡面包含原住民文化或是神話的部分，即便不理解也還是會知道作者是有參照的。但不是原住民的讀者很難發現這些，因此作者需要解釋，或直接選擇不使用這些符碼。Laniyuk反問我在創作時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，我斬釘截鐵地回答「有」，而我對此回答就是：「這不關我的事！」身為作者，我已經將作品完成，剩下的解釋應該交給讀者，我頂多起到輔助理解的作用。讀者若想要親近原住民族作品，就應該去親近原住民族的神話、傳說、文化以及歷史，這樣不僅會理解作品，也能理解原住民族在當代的處境，更促進共存的好的一面。

在對談的最後，Laniyuk唸了一遍Larrakia族的「昨天」、「今天」與「明天」，分別是Gutlaa-gwa、Ilan-gwa、Niman-gwa，我以泰雅族賽考利克語的shera、soni、suxan來回應，並期待未來的四場作家交流會。

POP QUIZ

Q 目前最想去哪個國家參加作家節？

A：我覺得有原住民族群的國家我都會想去看，因為各國原住民族群遇到的傷痛是可以相認的。可以先從英語地區開始，語言上比較能互相溝通。

Q 參加作家節為你帶來哪些創作上的養分？

A：認識到很多新的作者與作品，也在參與過程中看到跨域的創作過程，都給我帶來很大的震撼與創作的可能性。

Q 心目中理想的作家節是什麼樣子？

A：我覺得可以再多增加一些原住民族作家對談的專場！讓各個國家語言的族群都可以有自己對談的專場！

黃璽 Temu Suyan

1990年生，臺中和平區新佳陽部落泰雅族／高雄市那瑪夏區布農族，曾獲多屆原住民族文學獎獎項、臺灣文學獎原住民漢語新詩獎、2024臺灣文學獎蒞蕾獎以及2025年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學獎。著有《骨鯁集Khu ka Qaraw Qulih》。